

徐 坤 著

亲爱的自己 亲爱的你

金 犀 牛 丛 书 散 文 卷



金犀牛丛书
明天出版社



金犀牛丛书·散文卷

徐 坤 著

亲爱的自己 亲爱的你

明天出版社



金 犀 牛 丛 书 · 散 文 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亲爱的自己，亲爱的你 / 徐坤著.

— 济南: 明天出版社, 1999.7

(金犀牛丛书·散文卷)

ISBN 7-5332-2991-6

I. 亲… II. 徐… III. 儿童文学—散文

—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8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25679号

金犀牛丛书·散文卷

亲爱的自己 亲爱的你

徐坤 / 著

明天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850 × 1230 毫米 32 开本 5.125 印张 86 千字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8000

ISBN 7-5332-2991-6

I · 708 定价: 10.50 元



金犀牛丛书·散文卷

策划者的话

《金犀牛丛书·散文卷》是明天出版社邀请享誉文坛的一批著名女作家专为少年朋友创作的散文系列。它以亲情、友情及爱情为主题展开描述。我们希望少年朋友在领略人世间这些伟大情感的同时，得到散文艺术创造的滋养。



徐 坤 一九六五年出生。文学硕士，现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工作。主要著作有：小说集《热狗》、《女娲》、《游行》、《遭遇爱情》、《行者妩媚》，译著《泰戈尔诗歌的意象》，专著《双调夜行船——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研究》。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曾获国内多种文学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金 犀 牛 丛 书 · 散 文 卷

目 录

· 家园怅想 ·

亲戚们

小“愤青”

回家过年

家园怅想

行礼

北方的树林

秧歌·平四·踢死狗

· 为女性辨明 ·

一唱三叹

抚摸的纯粹感觉

始乱终弃又一回

贤内助与女强人

最美丽的女人

女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初识戴锦华

感觉张越

舞者迟子建



金 犀 牛 丛 书 · 散 文 卷

目 录

· 幽情时代 ·

话语的姿态

大戚，我爱你

甲A甲A

诗可以怨，球可以射

悲哉，中国球迷

球迷不转会

小人书

囟囟谷枣

平常心

人气扑鼻

大佛

索性做了和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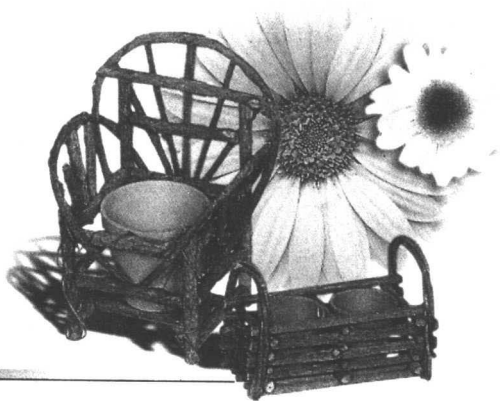
怀念手稿时代

感怀文字

读诗，在一个阴郁自由的冬天午后

灵魂在沉思默想中寻找光明

乘喷气式飞机远去



亲戚们

亲戚们来串门儿不需要事先打招呼，因为他们是我们的亲戚们。他们有时是出差（亦即借公费旅游），有时是自费出来游玩，有时候是啥也不为，突然之间就在你家门口冒出来了——没有原因亲戚们就不能互相走动走动吗，在旅游溜达这么盛行的当今年代？

亲戚们到时我们得满怀激情笑脸相迎，因为他们是我们的亲戚们。导游的角色我们责无旁贷，谁让我们是他们在当地的惟一亲戚。尤其是不坐班的人，更是没有理由推脱了。（天天不上班，呆在家里头干什么？不正好领着我们到处逛逛吗？亲戚们说。）于是我们在一个月里四去圆明园，两进故宫，三下景山和北海，顺带着当然还要到王府井和西单，根据亲戚们的



收入情况再决定是否再组织去蓝岛和燕莎。(因为亲戚们不是同一拨来的。他们往往分期分批,无计划,无组织,即兴而来,乘兴而去,令人无法预测,不可捉摸。)午餐尚还可以在外面快餐盒饭对付一顿,阖家大团圆的晚饭就不能敷衍塞责地马虎过去了。身为女主人的便拖着导游了一天的疲惫双腿,拼搏在滚滚油烟之中昏昏无言。待到杯盘狼藉之后,又要在滑腻腻的洗洁精之中眼看着纤纤玉指都给泡肿成胡萝卜。夜晚是一天之中最幸福的时刻。家里的折叠床板打开,桌椅沙发拼好,席梦思垫拽出来,亲戚们在所有能充塞人的空间里横七竖八,各就各位。呼噜之声相闻,亲戚热爱往来。

亲戚们何时离去我们得听凭自然。关于此事也绝不可以事先打探,否则便有了不耐烦撵亲戚们走的嫌隙,同时也会让此番的一系列热情招待前功尽弃。买票时我们得动用平时储备的所有人际关系到处去讨弄,实在没辙了便只得清晨五点爬起来到人大旁边的预售点去排队,有时还不得不花成倍的价钱买贩子手里的黑票。与亲戚们一味滞留下来天天无事可做等待领着出游相比,这些简直就太小事一桩了。能顺利走上就比什么都强。

亲戚们对我们的兢兢业业过眼云烟十分健忘,而对每次招待中的些微瑕疵却总是那么记忆深刻如刀削斧劈。诸如某次到了故宫门口竟不进去当导游,而让



亲爱的自己，亲爱的你

亲戚们自己顺着皇上踩过の中轴线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瞎蒙。（彼时故宫门票刚从五角涨到十块，事先没得到通知的吾辈小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导游一下子被打得措手不及，只好在带亲戚团出游到了门口时，买好门票把他们都恭请进去，然后以“有事”为名把自己留在了故宫院墙外边。）再诸如某次买回程的车票时竟让亲戚们自己掏钱，而我们也竟好意思伸手把钱接过来了！（彼时恰巧月底告贷无门，筒子楼里的弟兄们正忙着相互借钱并殷殷盼着下月五号幸福的发薪日子。）在亲戚们口口相传的民间文学里，我们的忘本与小器差一点就成了警世通言。

改革亲戚们传统的图谋也不是没有过，结果如何那当然就不用问了。预约登记制度试过（以便于安排我们的工作时间和提前预定回程车票），旅店住宿制度尝过（当然是一切费用由我们做东道主的咬着牙包干），对来过一次以上的亲戚只提供导游图而不再每天领着去逛。结果我们的行为都成了亲戚们教育子孙万代的反面教材，间或还有“世风日下”、“一代不如一代”、“人文精神不存”等等能要了我们命的感慨。

为了不使自己不忠不孝的劣迹进一步发展成为醒世恒言，我们开始把从前留下的坏印象一点一点地努力往回拨反。下一轮亲戚来时我们比以前更殷勤，更周到，出手更阔绰，笑脸更相迎，更把身子艰难地蜷进夜晚的沙发里，蜷出一坨坨冻虾形的孝顺和贤明。



于是在一片“识时务者为俊杰”，“浪子回头金不换”，“人文精神又回来了”的啧啧赞叹声中，亲戚们来往走动得更勤了。

亲戚们无论怎样做都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是我们的亲戚们。他们总在提醒我们什么叫做血浓于水。他们总在提拎着耳根子对我们叮咛告诫：亲戚们的传统，不是说反就反了的。



小“愤青”

“愤青”为“愤怒的青年”的缩略语。表妹咪咪，年方二十，独生女，大学三年级，松软白嫩有如刚出炉的小面包，属“新大学人”一族，正处于小“愤青”的年纪，浪漫得一塌糊涂，又特别爱好“叛逆”，凡事必跟家长和老师的舆论导向逆着干才觉来劲有趣。这次暑假从我这儿中转回老家，人还没到，就有小男生的电话不断追过来，屡次三番查问她到京的车次日期，问得我跟她姐夫都不知所以然，以为表妹乘坐的列车要出事。其实男生只是殷切想去西客站接人。表妹到后，男生每日电话频频，还强烈要求到家里来“看看”。问此人是谁，表妹竟漫不经心地答曰：西安某校的一男生，春游时在火车上认识的。又问是否交上了



男朋友，表妹翻白眼儿，玩头发帘儿，一问三不知，强调她跟他只是“一般的认识”，言外之意是我们少见多怪。她姐夫提高了警惕，埋怨我这当姐姐的把关把得不严，怎能连那小子家在哪里，干什么的，家里哥几个等等情况都未弄清，就让她轻易交往呢？

为表妹的终身大事计，于是在一两次没问出结果的姐妹长谈之后，我只得采取果断措施：坚持每天亲自带着她逛街，以不使她有暇出去约会；隐瞒回程车票日期及车厢号，直到最后一天亲自把她监送到火车站，安放在硬卧车厢放妥，这才如释重负地回返。次日她妈妈来电话报平安，说：“咪咪回来跟我学了，说‘我姐跟我姐夫看我像看个贼似的，还一本正经找我谈话’。昨晚你俩走后，她跟那男生还是在开车前最后五分钟见上了面。”接着又笑说，“没事儿，你们甭管她。我了解咪咪，不理她就会自觉没趣，一理她反而容易当真事一样谈成了。”

知女莫过母。我跟先生都觉得可气，仿佛不是我们在照顾看管表妹，而是她在洞若观火地逗着她老姐老姐夫玩。以后按照她妈妈教的方法做，淡化处理，果然，相安无事，一切不了了之。蓦地想起十年前她老姐我处于二十岁小“愤青”年纪时，曾经是怎样大无畏地叛逆——就因为恋爱对象是回族便遭到了我全体汉族家人的反对。我纯汉族血统的爹妈非常担心我将来的饮食生活：“进了他家门儿要用碱水洗肠子，不



能吃猪肉，你受得了吗？”他们忧心忡忡。但是谁在二十岁恋爱发烧的节骨眼上可以辨清“族”是什么，又可以满含功利地预测未来？我弄不懂大家为什么都要上来插嘴管我。这事跟别人有关系吗？在得不到任何亲戚支持的情况下，我的叛逆激情被燃起来了，脸蛋子通红地燃烧着决心要将恋爱进行到底，让他们的好心全都变成驴肝肺。跟家长们斗争可真是好玩又过瘾，放假不回家，气他们，躲着他们，谁来看我我都不理，让他们担心死、惦记死我。这样把家长惹得伤心也把自己折磨得够呛后，毕业之后的某一天我终于正式给家里发出了准备结婚的通知。爸听后，低了头，好半晌没说什么。妈却把我叫到一边，从兜里掏出一个信封说：“你爸说，”妈总是这样开头，“你爸说，你们也是成人了，有权利自己做主。自己选择的事，好了，赖了，都自己担待着。我和你爸帮不上你什么忙，这点钱，你们拿去用吧。”

面对事发的突然，我一边拒绝说：“不用，不用，以后我们自己会挣。”一面迅速跑进厕所，满眼含着泪，在嗓子眼里不住哽咽着：“爸，妈……爸……”

光阴荏苒。若干年后，在表妹身上，我惊奇地发现自己正扮演着曾经叛逆过的角色，姿态和做派俨然已是焊接在陈陈相因历史链条中的一个环节。这使我困顿，并重新陷入思索。一段时间艰难的自我调整后，我终于抬起头来，学会用更沉静的目光，欣悦地



金犀牛丛书·散文卷

打量着后来的叛逆者——他们给我日渐锈蚀混沌的眼睛增添一片片青春的鲜亮；同时也让我带着更长久的耐心，聆听父辈们絮絮叨叨的暴戾和威严——因为那多半是出于对我们最真心的关爱。





回家过年

回家过年是一种氛围。不管你想不想回家，早早的，就会有同在异乡讨生活的朋友打电话过来问你：“今年过年回家吗？”“票订好了没有？几时走？”本来还想借春节放长假外出游玩，或借机会狂睡几天懒觉好好休息休息的你，心情未免就有了几分松动。既然朋友们（也就是你在此地的所有社会关系们）都在叨念各自的回家行程安排，听那口气，分明像是一份有家可回的夸耀，你就莫名地有些空落，不知自己独自滞留在此地还有些什么意思。

最最不可招架的，还是父母亲大人盼归的呼声。离春节尚远，他们也早早地就把一份亲情的思念，通过一根电话线传送过来。他们从来都不会问“你回不



回来”，而只是问：“几时回来？用不用去车站接啊？”不容你回话，他们又马上叮咛：“回来可啥也别买，只要你们人早些到家就行了。”这时你就觉得你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想在外过年的念头简直就像是痴心妄想。

只有在这时候，你才能强烈意识到自己外乡人的身份，才知道回家过年几乎就是一种宿命。过年的京城，不是属于你的；京城的过年，是属于那些围拢在父母身边倍受亲情呵护的子女的；是属于那些喜好猎奇揽胜、不过我们民族节日的异国观光客的。而我们，这些极其平凡而又普通的游子，这时却要暂时离开这块栖居谋生之地，却要回家了，回到我们父母所在的地方。对于漂泊在外的人来讲，过年就是回家。回家才叫做过年。虽然心里明明知道，年复一年，回家过年总是那老一套程序，闹闹哄哄，忙忙叨叨，繁缛而又单调，但是命运既然已经如此规定了 you，那一种遥远的、带着乡音的亲情正在暖烘烘地召唤着你，你怎么还会有权力拒绝呢？

走吧，走吧，过年回家，回家过年去！

于是又按照往年的样子，开始紧张忙乱地盘算制订回程日期，在人满为患的春运浪潮中，千方百计去讨弄一张回家的车票，再列好送给家人的礼品清单，然后抽一工作余暇，一头闯进一家物品齐全的综合商厦，大包小裹一揽子买下。虽然母亲电话中一再叮咛